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二年十一月乙丑朔禮院言明道山陵故事啟最  
百官服初喪服入內省內侍省都知押班以下并軍員  
三班使臣伎術官不服請如故事詔都知押班以下並  
如百官服初喪服餘如故事 詔京朝官選人使臣試

中經律令義第一人循一資稍優四人堂除中等百三十人與先次家便下等三百三十六人注官

丁卯罷京西路轉運副使周約以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子中舍李察代之候山陵畢歸本司 追封文思使李

諒母天水縣太君趙氏為永嘉郡夫人以諒言趙氏韓王普之曾孫獻穆大長公主之諸婦乞依伯父端懿妻加贈例也 三司言福建路蠟茶自禁私販官場漸多售者乞自今歲計所市茶預下轉運司限當年運至京

師其江浙荆湖川陝路即權許通商從之

戊辰詔諸路州縣並禁樂至卒哭既而禮院言案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百日為卒哭卒哭後不禁樂以百日為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廼詔改卒哭為百日

庚午詔國子監直講潁州團練推官王沆之除名永不收叙太常丞余中追一官勒停監東作坊門河南左軍巡判官王沔之祕書丞范峒衝替沆之坐受太學生章

公弼賂補上舍不以實罪當徒二年中坐受太學生陳  
度賂罪當杖峒坐為封彌官漏字號汚之沆之弟亦坐  
納賂囑請於中沆之等皆因虞蕃上書下御史臺案劾  
又用御史何正臣之請獄辭所及雖蕃所不言皆得究  
治沆之等雖會赦降猶特責之沆之始議送湖南安置  
既而止除名然太學一獄踰年方決追逮徧四方蓋舒  
亶何正臣為之 詔虔州槍仗手千五百三十六人撫  
州建昌軍鄉丁關軍槍仗手各千七百十八人為定額

每歲農隙輪監司提舉司官按閱武藝以備姦盜從前  
江西轉運副使蔣之奇請也 樞密直學士尚書右丞

致仕李參卒

乙亥詔濮安懿王夫人遷祔濮園其令禮官議所以將  
奉禮儀以聞

丙子知審官東院陳襄乞委本院官重定本院敕令式  
從之

丁丑翰林學士章惇言竊稽典禮下不得誅上則大行

太皇太后謚號蓋非臣子之所敢專必將有所請謂若  
請之太廟於禮為宜願付禮官詳議於是禮院言孝明  
皇后之喪百官書謚議讀之於廟上于靈座詔尚書省  
集百官議皆曰母后之謚則宜定於廟而讀之以明受  
成於祖宗孝明皇后謚請百官議定制下乃遣官告于  
太廟而不讀今參詳古者謚法后受之於夫臣受之於  
君大行太皇太后作配仁祖於禮為尊宜集官謚之於  
廟又幼不誅長子不爵母內英宗皇帝廟室於禮不當

請謚欲乞集中書樞密院侍從官御史臺五品尚書省  
四品諸司三品宗室正任團練使以上赴太廟行請謚  
之禮然後詔有司作冊寶告于天地宗廟社稷讀于慶  
壽殿從之博又言祖宗諸后謚皆二字惟章獻明肅四  
字奏稟上批太皇太后功德盛大振古無有四字為謚  
大懼未足形容萬一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謚

新紀

於壬辰日書詔大行太  
皇太后以四字定謚

已卯大祥祭如小祥禮先是禮院上大祥儀注皇帝祥



祭訖釋小祥服服素紗幘頭幘黃衫黑銀帶羣臣移班  
奉慰上批宮中自實行三年之喪宜不俟釋服受羣臣  
慰禮至是祥祭畢上衰服如故御殿之東間羣臣奉慰  
詔歲增給定州公使造酒糯米四百石其冗食使臣  
仍別減定先是定州路安撫使薛向言公使錢舊歲費  
萬二千餘緡熙寧七年裁為八千緡後增將官將下增  
押隊使臣軍班換前班武舉及第使臣準備差使教押  
軍隊指使市易務監官視舊增二十三員公使錢不能

瞻兼極邊錢帛糧草常患不足當無事時增置使臣冗  
食廩祿亦恐未為得策乞增公使錢并裁減諸路近歲  
增置冗食使臣故有是詔

庚辰詔禁軍教閱廂軍毋得以為作院工匠

壬午命輔臣祈雪

癸未上初見羣臣於崇政殿西廡幄次自是日御崇政

殿聽政

新舊紀並書始御殿舊紀又書哀動左右四字

己丑上不視事羣臣請大行太皇太后諡于太廟

庚寅詔西京左藏庫黃金滿等十人等第遷官論討僂智春功也 祠部言元豐元年出度僧牒九千三百六十今年出七千九百四十二上欲知二年之數詔祠部以聞故也

辛卯詔遷祔濮安懿王三夫人給鹵簿全仗至國門外減半以翰林學士章惇為遷護使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為遷護都監賜主奉祠事濮國公宗暉銀二千兩絹二千匹錢三千緡以給葬具 詔太子

少師致仕李端愿故獻穆大長公主之子自致仕後特給節度俸見錢之半餘人不得援以為例端愿初以太子少保致仕詔給節度使俸錢之半至是驅磨請受官以謂非前任兩府不當得見錢有增請錢萬餘緡端愿自陳故有是詔 權三司使李承之戶部副使王居卿判官劉珪各罰銅十斤以手詔大行太皇太后神主虞主用桑栗二材即為神體三司乃榜雜買務市於閭閻下民之家褻瀆之甚無易於此故罰之 錄廣南西路

鈴轄張述予援為三班借職賜其家絹百匹述歿於順  
州援亦自有戰功故優錄之也 明州言高麗貢使乞  
市坐船詔以靈飛順濟神舟借之又言明州象山縣尉  
張中嘗以詩遺高麗貢使詔中衝替

士辰吳充等上表請御正殿不允五請乃從之 翰林  
學士章惇言宜以祖宗之命奉上太皇太后尊諡曰慈  
聖光獻詔恭依 前權廣南東路提點刑獄許懋知賀  
州王諤言韶英南雄連賀端康封新九州宜依廣惠循

潮南恩五州例於四等以上主戶三丁取一為槍手從之錄內殿崇班順州同巡檢吳昊子愿為三班差使吳以瘴歿故也起居舍人龍圖閣待制知桂州曾布為龍圖閣直學士以措置交趾事畢推恩也賜度牒三百給廣州濬城壕詔豐州許依威茂州舉選人為京職官縣令

癸巳詔開封府界教大保長充教頭其提舉官以昭宣使果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閤門使榮州

刺史狄諮為之初王安石議減正兵以保甲民兵代之於是始置提舉教閱之使後又及於西北三路太祖皇帝懲唐末五代之亂始為軍制聯營厚祿以收才武之士宿重兵於京師以消四方不軌之氣番休互遷使不得久而生變故百餘年天下無事雖漢唐盛時不可以為比養兵之費一出於民而禦戎捍寇民不知有金革之事安石曾不深究而輕議變易苟欲以三代之法行之於今蓋不思本末不相稱而利害異也世議不以為

然後卒改焉

此據墨本編入朱本簽貼云檢會王安石日錄安石嘗建言於先帝曰惟太祖軍制

於今可行今所置保甲民兵也於太祖軍中制法並不相干則先朝未嘗改太祖軍制前史官乃以三代兵農之法為非以誣先朝善政合刑去新本仍復存之今并載朱史簽貼觀者當辨之西北三路置提舉保甲在三年六月十五日王中正詔等支賜在此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兵志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閭門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為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鏐酒醪以為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



長為教頭教保丁馬凡一都保以相近者分為五團即  
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  
人衮教五日一周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弓三為  
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三  
年以下未見實月日姑附此須考三  
路各置提舉官在三年六月十五日

詔金部郎中權

判都水監范子淵減磨勘二年餘推恩有差以疏濬汴

河有勞也 權荆湖南路轉運副使祠部員外郎集賢

校理朱初平直集賢院 賜度僧牒三千給兗州修孔

子廟

十二月戊戌詔自今解發進士太學以五百人開封府

以百人為額舊制開封三百三十五人國子監百六十人熙寧八年合為一以解額通取至是復分而太學生數多故損開封解額以益之

朱史云上欲漸復鄉舉里選之制廢科舉使土田學

校以命官故損開封解額以益太學又簽貼云以臣京親聞并中書時政修入此蓋蔡京私意也新本止從墨本今亦不取

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言往時川峽絹匹為

錢二千六百以此編敕估贓兩鐵錢當銅錢之一近歲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盜賊浸多法寺乞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從之

已亥禮院言奉詔詳定濮安懿王三夫人遷祔儀請依  
令用一品鹵簿依晉國大長公主故事用鼓吹從之仍  
詔啟蕞等禮止令宗暉祭告作哀誌祝文並遷護使代  
作 涇原路經畧司言西人張靈周努偽為漢人來偵  
邊事會德音當釋詔刺配郴州牢城 詔外界青白鹽  
入河東路犯人罪至流者巡檢或寨主監押津堡官先  
次差替從河東轉運使陳安石請也

庚子安陽縣主簿虞菁江陰縣主簿蔡卞光祿寺丞袁

默杭州州學教授梅灝並為國子監直講汝州司戶參  
軍丁執古為太學正睦州司戶參軍葉景文為太學錄  
並從張璪薦也 錄故虔州觀察使趙光嗣曾孫說為  
三班借職說母尹氏自陳光嗣淳化中賜姓授禮賓副  
使擒夏州節度使趙保忠遷夏州防禦使贈虔州觀察使  
今子孫補官者皆亡故錄之 詔御史臺重修一司敕  
詔罷差西南兩路管勾祔葬文臣 詔元日御殿儀  
仗人均差天武神衛兵士

壬寅禮院言故事見任文武升朝官之家候祔廟畢嫁娶京官以下過禫除臣子喪制一等而用吉禮有遠近之差非是乞見任文武官之家候九虞祭畢為卒哭許嫁娶軍民過易月禫除不禁仍不用花綵從之 詔自

今申請財利與市易相干者先下都提舉市易司相度都大提舉市易司王居卿言歲賜州府合藥錢大郡二百千小郡百千乞以賜錢之半買藥於市易務餘聽州府自合藥從之地遠不願買者聽 詔荆南團結雄

畧等十二指揮昨成順州等處瘴歿數多其議優卹之  
軍員子孫令步軍司降等安排有殘疾及不願為兵若  
無子孫者第賜緡錢內軍士子孫弟姪刺為兵並給贖  
自除籍後更給糧兩月填本軍仍給其家孝贈即父母  
年七十以上而無子孫可依者特給小分請受 詔保  
州廣信安肅順安軍興置水利令定州路安撫使兼本  
路制置屯田使以定州路制置屯田使司為名差知保  
州張利一河北沿邊安撫使劉瑄兼同管勾定州路屯

田公事大理寺丞楊嬰充制置屯田司勾當公事應係  
興置水利州軍並逐州軍知州通判兼管勾本州軍屯  
田公事

時政記初八日事  
二十七日改司名

癸卯遣官分詣近京嶽瀆神祠祈雪

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竊以取士兼察行藝則是古  
者鄉里之選蓋藝可以一日而校行則非厯歲月不可  
致今酌周官書攷賓興之意為太學三舍選察升補之  
法上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三條詔行之初

太學生檀宗益上書言太學教養之策有七一尊講官  
二重正祿三正三舍四擇長諭五增小學六嚴責罰七  
崇司業上覽其言以為可行命定與畢仲衍蔡京范鏗  
張璪同立法至是上之太學置齋舍八十齋齋容三十  
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百總二千四百生  
員入學本貫若所在州給文據試而後入月一私試歲  
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  
貢舉法而上舍則學官不與考校諸齋月書學生行藝



以帥教不戾規矩為行治經程文合格為藝齋長諭學  
錄學正直講主判官以次考察籍記公試外舍生入第  
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預籍者升內舍內舍生試入  
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分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  
平為中俱平若一優一不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  
部試下等免解以升補人行藝進退計人數多寡為學  
官之賞罰緣升舍為姦者論如違制律不用去官赦原  
學正增為五人學錄增為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為之

書頒國子監敕式令  
學令新紀但書學令

丙午御史舒亶言今法度之在天下其官吏之賢否猶  
有監司案視焉至於京師之官府乃漫不省治而御史  
或莫得行其職也誠使應在京官司御史得以檢察按  
治一切若監司之於郡縣且庶幾人知畏嚮而法度有  
維持是亦周官之遺意詔取編敕所海行在京官司見  
行條貫并一時指揮並錄送御史臺如官司有奉行違  
慢即具彈奏除中書樞密外仍許暫索文字看詳後御

史中丞李定言乞依故事復置吏兵戶刑禮工六案點檢在京官司文字每案置吏二人罷推直官二員從之

仍增置臺官一員

職官志以舒亶言繫之熙寧九年誤也仍增置臺官一員當考三年五月

二日增主簿一員舊紀書御史臺隨尚書六曹置六察糾在京官司新紀但書置御史六察

定州

安撫使韓絳言大理寺丞楊嬰尋訪得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可以渚水設為險固願聽營

葺從之仍以引水灌田陂為名

初八日又二十七日可考

增雄州

公使錢二千緡以坊場錢給以知雄州苗授言熙寧中

裁減公使錢為八千緡用度不足州當國信往來頓舍之地非他郡比故也

丁未太常丞檢正中書孔目吏房公事曾伋減磨勘二年賜銀絹檢詳文字官吏等推恩有差以詳定閑冗文字畢也御史舒亶言比聞朝廷遣中官出使所至多委州郡造買器物其當職官承望風旨追呼督索無所不至遠方之民受弊良甚乞重立條約詔兩浙提點刑獄司體量實狀以聞

戊申詔三司委諸路監司檢察撫養士卒犒設蕃部錢  
具有無違法以聞 詔蓬閬州免役錢以家業多少定  
數以利州路提點司言所部役錢法未均蓬閬二州上  
戶家業多而稅錢少下戶家業少而稅錢多至第一第  
二等戶輸納錢少於第四第五等故也 廣南西路提  
舉常平等事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纔二十餘萬蓋不  
過江淮一大郡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募役實用錢  
十四萬緡餘四萬緡謂之寬剩百姓貧乏非他路比上

等之家不能當湖湘中下之戶而役錢之出槩用稅錢  
稅錢既少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廣西之  
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已輸二稅  
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之而又敷以役錢甚可憫  
也奈何州郡冗費略不裁損一切與他路同乎勘會廣  
南東西路監司提舉司吏人一月請給上同於令錄下  
倍於攝官責之倉法不免時時貸取風聞迹露遂行首  
告甚不稱朝廷厚祿養廉之義謂當裁損以減雇錢庶

以寬身丁田米之所出與夫下戶役錢甚大利也詔下  
本路提舉官齊諶相度諶謂監司提舉司吏及通引官  
客司月給錢第減二千歲可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從  
之

朱本簽貼誼章云無施行例不書前史官載此欲以  
誣役法非便今刪去新本已如墨本具載今從之

辛亥詔河東路經略司如西人深入寇掠許以西界投  
降人馬與擄過漢界人馬交會以本司言西人欲交會  
故也 權發遣瀘州喬叙言乞委臣密諭羅氏鬼主若  
乞弟尚敢擾邊聽羅氏一面討伐隨功酬答詔叙常以

恩信撫納無令失其歡心

五月六日  
叙乞巡邊

提舉廣南東路

常平等事林顏言今天下之民家為之保保為之長長為之正者豈特不容其姦而已蓋歸兵食於農藏武士於耕夫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故其法一總於兵部而畿內之人陛下又歲賜引見旌其藝能以勸之其在五路則又使有司以時遣官分行案視法既久而令益信然則舉而加諸四方其無不聽者今二廣之民亦有五保之籍竊聞廣西緣邊稍已肄習武藝東路雖間有槍



手然保甲之教尚闕欲乞本路沿江海諸州依西路法  
訓閱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  
習則一方自足為備可以不勞北兵矣詔下廣南東路  
經畧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惠潮封康端南恩  
七州皆並邊及江海外接蠻賊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  
藝從之顏福州人也

舊紀書辛亥詔廣南東路  
保甲隸以武事新紀不書

壬子詔開封府界牧地可耕者為官莊從都大提舉淤  
田司請也 廊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西人來畧綏平

寨雕窠鋪權都監高永能等與戰有功詔以功次減磨  
勘年轉資給賜有差 定州路安撫司言廣信軍民于  
原逃入北界妻子初實不知詔原家屬送荆南編管廣  
信軍官吏不覺察劾罪以聞雖過德音不原

癸丑增明州公使錢為二千六百緡以高麗貢使出入  
故也

丙辰庫部員外郎權發遣福建路轉運使賈青遷祠部  
郎中以措置鹽事有勞也 出度僧牒千給景靈宮諸

神御殿供帳之費

錄北界人翟公瑾為三班借職差

江南指使以定州路安撫司言公瑾屢泄契丹事懼禍挈妻子來歸故也 定州韓絳乞借安撫司封樁錢五千緡市水地為屯田從之

丁巳始御垂拱殿

舊紀書此新紀削去

詔諸路應發坊場錢百

萬緡令司農寺分定逐路年額立限於內藏庫寄納

戊午詔御史中丞李定同御史丁執禮舒亶何正臣根治三司及提舉帳司互奏事實以聞時提舉帳司王安

禮與管勾帳官孫杞互有所奏故也

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王安禮罰銅

御史舒亶言流內銓選人舊無籍記其間妄冒偽濫之弊官司莫得而知乞置簿以備檢用從之

已未詔在京市易務官吏轉官減磨勘年賜緡錢有差以三司言市易務去年八月至今年七月收息錢市利錢總百三十三萬餘緡也 賜前知渭州徐禧錢五百千以措置邊防事畢禧遭喪去官也 改開遠門外浮橋為土橋從提舉導洛通汴司請也

庚申遼主遣長寧軍節度使蕭寧太常少卿史館修撰  
韓君俞來賀正旦 詔都官員外郎權發遣三司度支  
判官李琮陞一任餘減磨勘年循資堂除先次優便差  
遣者二十八人以根究江東兩浙路逃絕虧陷稅役等  
錢九十九萬緡也 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檢  
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  
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  
詵追兩官勒停著作佐郎簽書應天府判官蘇轍監筠

州鹽酒稅務正字王鞏監賓州鹽酒稅務令開封府差人  
押出門趣赴任太子少師致仕張方平知制誥李清臣  
罰銅三十斤端明殿學士司馬光戶部侍郎致仕范鎮  
知開封府錢藻知審官東院陳襄京東轉運使劉放淮  
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常知福州孫覺知亳州曾鞏知河  
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劉摯著作佐郎黃庭堅衛尉寺丞  
戚秉道正字吳琯知考城縣盛僑知滕縣王安上樂清  
縣令周邠監仁和縣鹽稅杜子方監澶州酒稅顏復選

人陳珪錢世雄各罰銅二十斤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  
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軾起於草  
野垢賤之餘朝廷待以郎官館職不為不厚所宜忠信  
正直思所以報上之施而乃怨未顯用肆意縱言譏諷  
時政自熙寧以來陛下所造法度悉以為非古之議令  
者猶有死而無赦况軾所著文字訕上惑衆豈徒議令  
之比軾之姦慝今已具服不屏之遠方則亂俗再使之  
從政則壞法伏乞特行廢絕以釋天下之惑御史舒亶

又言駙馬都尉王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及遺軾錢物并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竊以軾之怨望詆訕君父蓋雖行路猶所諱聞而誵恬有軾言不以上報既乃陰通貨賂密與燕游至若鞏者嚮連逆黨已坐廢停誵於此時同墨論議而不自省懼尚相關通案誵受國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不以赦論又言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邠



輩固無足論乃若方平與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  
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  
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  
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疏奏軾等皆特責獄事起詆  
嘗屬輟密報軾而輟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軾初下獄方  
平及鎮皆上書救之不報方平書曰臣讀春秋傳晉叔  
向被囚時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執政韓起為言叔  
向謀而寡過惠訓不倦宜蒙寬宥之意起與之同乘以

言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蓋祁奚之言爲國  
非私叔向也今日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  
臣不詳知軾之所坐而早常識其爲人起遠方孤生遭  
遇聖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  
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特加眷獎由是材  
譽益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  
資疎率闕於審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  
屢有封章特爲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

大之德而尤軾狂易輕發之性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  
陛下於四海生靈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  
如四時之無不化育於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  
主方立非常之功固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棄瑕含  
垢則人才有可惜者昔季布親窘高祖夏侯勝誹謗世宗  
鮑永不從光武陳琳毀詆魏武魏徵謀危太宗此五臣者  
罪至大而不可赦者也遭遇明主皆為曲法而全之卒為  
忠臣有補於世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為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黷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疏憲宗以為人主事佛則壽促此言至不順憲宗初大怒欲誅之其後思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為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念朽質上荷異恩今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室而申請叔向之義僭越上言自干鼎鉞

朱本改墨本云軾坐久不得進怨望凡上所施為皆作  
詩詆訛無所不至及受僧屬以畫為求紫衣度牒於王  
詵詵坐受軾謗訛文書及借軾錢携婢妾出城與宴飲  
事發更遣人抵鞏轍諭使毀匿所謗訛文書轍坐受詵  
指諭鞏坐與詵軾交通而方平等亦並與軾往還受其  
謗訛歌詩按朱本所改舒亶章云陰通貨賂密與游宴  
可具見矣坐久不得進怨望詵則史臣崇飾之辭也  
今但依墨本及新本又朱本亦不載李定言方平鎮救  
軾據邵伯溫間見錄方平疏取之本集鎮疏未見劉安  
世元城語錄云方平疏亦不果投當考王銍元祐補錄  
沈括集云括素與蘇軾同在館閣軾論事與時異補外  
括察訪兩浙陞辭神宗語括曰蘇軾通判杭州鄉其善  
遇之括至杭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則籤貼以  
進云詞皆訛愈軾聞之復寄詩劉恕戲曰不憂進了也  
其後李定舒亶論軾詩置獄實本於括云元祐中軾知  
杭州括閑廢在潤往來迎謁恭甚軾益薄其為人此事

附注當考詳恐年  
月先後差池不合  
軾既下獄衆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

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  
按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  
中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  
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  
行為卿貴之既而戒安禮曰第去勿漏言軾前賈怨於  
衆恐言者緣軾以害卿也始安禮在殿廬見御史中丞  
李定問軾安否狀定曰軾與金陵丞相論事不合公幸

母營解人將以為黨至是歸舍人院遇諫官張璪忿然作

色曰公果救蘇軾耶何為詔趣其獄安禮不答其後獄

果緩卒薄其罪

此段據田畫所作王安禮行狀舊紀書庚申直史館蘇軾怨望作詩詆訕黃

州團練副使駙馬都尉王詵與軾燕游賫賂交通漏禁中語追兩官勒停王鞏等受軾謗訕詩降黜責金者二

十三人新紀削去呂本中雜說元豐中蘇子瞻自湖州以言語刺譏下御史獄通畧云李定等言軾在七月

已巳今聯書之吳充救軾據呂本中雜說王安禮救軾據田畫所作安禮行述吳充方為相一日問上魏武帝

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曰陛下動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禍衡陛下以堯舜為法

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上驚曰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核是非爾行將放出也

辛酉詔定州路安撫使韓絳提舉定州路水利事仍以  
提舉定州路水利司為名知保州張利一緣邊安撫副  
使劉瑄管勾定州路水利公事大理寺丞楊嬰水利司  
勾當公事應興水利州軍知州通判並同管勾時保州  
廣信安肅順安軍興水利屯田詔以屯田司為名而絳言  
恐敵疑增塘灤故改之

初八日  
可考

詔提舉教習開封府

界大保長王中正狄詔與上等支賜又詔依中正等所  
乞差開封縣保甲大張平等隨行點集使喚仍每人日



與食錢五十文米二升又詔隨行監教使臣十一人並

特與給驛券

此並據御集增入中正詔與上等支賜及使臣驛券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事大

張平錢米亦二年事今附見十一月二十九日始差中正及諮提舉

詔大理寺丞王觀

除名永州編管坐如江都縣受賕枉法罪至流也

壬戌詔恩賜歸明人田宅毋得質賣以編敕所言賜田

宅本欲化外之人有業可歸不當許其質賣也 詔軍

士若係在公之人招捕及因亡匿首獲在大禮降御札

後者賞賜減半給招捕及首獲去肆赦一月內者勿給

從知保州張利一請也 步軍司言奉詔唐汝州置土  
兵勇捷兩指揮以四百人為額請以唐州方城縣為右  
第十一指揮汝州襄城縣為左第十二指揮從之 詔  
在京管軍臣僚外任路分兵官將副押隊使臣禁出謁  
及見賓客著為令 詔開封府界旬上保甲依五路增  
給米月三斗 詔雅州榮經縣依威茂黎三州免輸義  
倉米以所領戶雜蕃人也

甲子禮院言唐開元六年太常以昭成皇太后諡號不

應稱太禮部報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今百司文牒及奏狀恐不合除太字如謚冊入陵神主入廟即去太字奏可又大中祥符六年改正元德皇后徽名升祔於太宗廟室今參詳大行太皇太后祔仁宗陵廟當去太字冊文初稱大行太皇太后所上尊謚即稱慈聖光獻皇后謚寶宜以慈聖光獻皇后之寶為文餘行移文字及奏報即存太字從之

皇城使知安肅軍王臨為兵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齊州

臨兄廣淵子得君賜同進士出身臨知安肅軍朝辭得  
召見上問廣淵家世臨具以對翌日手詔曰廣淵昔先  
帝在藩邸時早已知其姓名加意眷顧洎潛德升聞入  
承大統簡于淵衷彌所親厚逮治平纘服之初偶以哀  
傷過禮玉體爽豫而中外危論紛然錯出當時執政大  
臣亦已為之搖動廣淵以受過感慨橫身不懼委曲宣  
揚盛德由是邪議少沮然亦未至釋然無疑繼得聖躬  
漸就康復羣臣雖日進見皆閤默畏避莫能識察獨廣

淵間受密旨道其實於二府自是先帝始得親決庶政以幸天下跡其公忠王朝固非淺鮮者不幸命奇未及

褒顯遽已云歿今獨其弟臨其子得君仕宦稍著其議

旌錄之故有是命

元豐元年三月二十三日王得君與堂除差遣可并入此王臨換官除職

得君賜出身史不著其年月據臨元豐元年十一月自陳表云足元豐二年今附見年末按御集詔書凡是上所自撰者皆編次獨無此詔書不知何故當考墨本廣淵傳亦無此詔獨朱本有之詔書言英宗始得親決庶政似與慈聖光獻傳稍相違戾不知果是何月日下詔當考

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四十七人斷大辟八百六人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三年春正月乙丑朔開封府界第六將言差襄邑縣防河兵闕二百餘人已添差訖上批令汴流京岸止深八尺五寸應接向東重綱方得濟辦若便差人防護則無時可以放散况今水流調緩不須過為枝梧詔提

點司相度據彼處堤去水所餘尺寸更行增長方聽上  
河

己巳御史舒亶言銓院事無正條止憑吏人檢到例因  
緣或致姦弊乞委官一例刪定為例策詔銓院合施行  
事並編入敕令格式 吉州言奉詔市箭筈三十萬既  
非土產及民間素蓄之物乞豫給錢限一年和市從之  
送伴遼使李琮等言大行太皇太后未葬恐使人以  
故事邀過白溝置酒作樂詔勿過白溝橋給樂人例物

如故事

辛未詔大理寺鞠罪人依開封府例報稽察司後大理寺乞旬具徒以上事報糾察司許之開封府準此仍詔糾察司如察訪得雖非徒以上而出入不當許索文案點檢 詔陝西諸路經畧安撫司差人深入體探夏人點集作過次第嚴飭守將過為隄備以上批聞夏人今春點集頗衆雖聲言欲討邈川及犯廊延緣賊計多姦所向難測可處分諸路嚴飭守備故也 廣南西路經



畧司言劉誼已奏脩邕州城乞免土丁今年教閱以備  
來年差雇詔候脩築日被雇土丁與免教閱河北轉  
運判官孫迴言界河內北人魚船三十餘艘白晝肆行  
未有約束詔緣邊安撫使體量如數稍多即婉順止約  
癸酉池州司法參軍監中書制敕庫孫諤坐失察吏人  
漏落進呈條貫與外任合入差遣自今制敕庫監官依  
舊堂後官兼勿差外官

熙寧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諤監  
制敕庫楊時誌諤墓云諤自監

制敕庫除吏房習學同編條中書條例習學一考當即  
真未闋歲丁父憂去職服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

仍多攝五房職事因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諤猶反覆論不已忤其意又常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為訕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諤已自陳再進矣大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此墓誌所云罷習學官及駁司農法叱堂吏皆當考

詔升

許州為潁昌府

張舜民云神宗自潁州郡王即位熙寧初升潁州為潁昌軍久之知其誤遂升

許州為潁昌府按升潁州為潁昌軍乃元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十八日德音非熙寧初也神宗初為忠武節度淮陽郡王後封潁王忠武即許州軍額郡王則封淮陽非潁州舜民誤也舊紀書升許州舊鎮為潁昌府新紀削舊鎮兩字

詔大行太皇太后鹵簿不用襍稍內臣二

十四人捧梓宮上批聞陵下役兵至今未得特支及使

臣添支亦過時不給致有質賣衣服者可下京西北路  
提點刑獄司體量有實即劾當職官吏以聞

乙亥以大行太皇太后梓宮在殯罷朝謁祖宗神御分  
遣輔臣行事 著作佐郎館閣校勘國子監直講滿中  
行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大理評事管勾崇  
福宮呂升卿復館閣校勘權判登聞鼓院 詔秦州鞠  
市易事除牽連得罪情輕外餘並不用去官赦原 經  
制熙河路邊防財用言置司以來實收利入元豐元年

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貫石二年六十八萬四千

九十九貫石

朱本刪此  
今從墨本

詔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副內

各選一員赴闕傳授新降教格後又詔教大保長就王  
中正處看閱教法

丙子德音降潁昌府死罪囚徒以下釋之

新舊紀  
並書

龍

圖閣直學士韓縝以河東分畫地界文字來上詔錄付  
河東經畧司令帥臣親掌 詔諸路將官滿三年無監

司保明治狀差人承替 中書堂後官周清言準律謀

殺夫者皆斬又條妻毆夫死者斬又十惡條四曰惡逆  
謂殺夫議曰自伯叔以下即據殺訖若謀而未殺自當  
不睦之條八曰不睦謂謀殺總麻以下親準較其十惡  
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準律用刑其餘應合處絞斬刑  
並決重杖一頓處死審刑院刑部自來奏斷妻為從謀  
殺夫已殺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者引舉輕明重法斷  
入惡逆斬刑詳律議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案問  
自首變從故殺法合用妻毆夫死法定罪緣妻毆夫死

者斬不言皆斬乃係相因為首從合依首從法減死止  
科流刑蓋為發心謀殺夫便得皆斬所以舉謀殺未傷  
是輕明故關已殺是重理同謀而未殺之法伏緣十惡  
條謀與故關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既  
用舉輕明重合從謀而未殺法止入不睦條非是惡逆  
以上四等罪依敕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復得殺夫全  
罪却入惡逆斬刑乞加詳議申明下審刑院刑部叅詳  
請如清議從之 詔司農寺給坊場錢十萬緡下成都

府造大駕鹵簿儀物先給五萬緡不足故也

戊寅上太皇太后謚曰慈聖光獻

新舊紀並書此

辛巳詔改國子監直講為太學博士每經二人 詔前

虔州瑞金縣尉張格放歸田里令開封府押歸本貫坐

妄訟三司吏部及遮執政馬喧諄也 監察御史丁執

禮權監察御史裏行舒亶何正臣自劾赴景靈宮誤乘

馬入偏門詔釋之執禮等固乞行法上批可依所乞從

違令贖銅而命卒不下 龍圖閣直學士韓鎮言伏以

為治之法圖籍為本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內則講求典禮總一制度流幹財幣審核庶獄外則團結兵將討伐違傲開拓疆境經制邊用凡所措置悉該聖慮一有奏稟皆出宸斷及緣邊州軍與外界移文往往執為爭端官司奉行之外初無編錄之法官吏一易即不知本末臣愚欲乞應朝廷置局及專使被受朝廷措畫行遣事節可遵守檢用者并緣邊州軍與外界移文各令元差或見任官分門編類責以期限投進中書樞密院檢



舉嚴立漏落之法置籍拘管收貯詔嚴立中書樞密院  
諸房遺失官文書法緝又言乞以分定地界壕堠鋪舍  
照用文字降付河東路經畧司從之 保州言北界屢  
有移文理會修城乞自今三兩次移文回答一次從之  
上批高麗國王每朝貢回賜浙絹萬匹須下有司估  
準貢物乃給有傷事體宜自今國王貢物不估直回賜  
永為定數

壬午詔左諫議大夫知陳州安燾赴闕押賜高麗進奉

使朝見罷御筵仍借給事中 降前知江寧府司封員

外郎呂嘉問知臨江軍嘉問前坐監司按修造違法等

事奪職至是上書自辯又坐對制不實會恩止降差遣

前勘官太常博士范岫太常丞彭汝礪坐推鞠不盡雖

會恩各特奪一官

元豐元年九月壬申朔嘉問自江寧改潤州十二月癸卯江東提舉司乞

罷嘉問潤州二年四月庚戌罷潤州今乃以前知江寧責不知何故

癸未增國子監歲賜錢萬五千緡以國子監言歲費錢  
三萬七千緡而所入纔二萬三千緡也又增開封府公

使錢千緡 錄光州牢城兵士徐靖為三班差使殿侍  
充京東路多賊盜州縣巡檢下指使賞錢三百千靖執  
劇賊闕溫特錄之 詔提點淮南東路刑獄范百祿罰  
銅二十斤坐知揚州江都縣王觀枉法受財轉運司遣  
官鞫劾而百祿擅止之也 審官東院言大理寺丞申  
天規昨乞長告訪求其父今已迎歸侍養乞許天規不  
候歲滿朝見從之天規少失其父至是訪得之年百歲  
矣

乙酉御史中丞李定兼直學士院 賜故知瓊州俞瑛  
家銀五百兩本路言瑛在海外六年不得代而死故優  
卹之 高麗進奉使柳洪等以海行遇風飄失貢物上  
表自劾詔降敕書諭以風波不虞開釋罪戾之意今據  
見存物投進仍詔明州先借高麗主船兵工劾罪以聞  
館伴高麗使所言使人以大行太皇太后在殯欲入見  
日繫黑帶上批已易吉服在理難更再變若使人實有  
稟請委王存等婉順開諭止之 詔北朝賀同天節使

過界如在百日外聽作樂

丙戌詔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韓縝依權三司使

例免赴崇文院宿直 司封郎中提舉京東河北路鹽

稅周革權河北轉運副使兼提舉鹽稅仍陞一任

要考  
鹽稅

事革初提舉當檢  
四月八日合參考

都官員外郎李琮權發遣淮南路

轉運副使

去年九月八日琮治匿稅可撮取  
附此或已附四月十二日可并入

丁亥兩浙轉運司言温州民首納海中收得高麗貢布

等上批海洋飄溺之物理或漬濕破損豈能致匹帛短

少蓋並海小民侵盜宜下賈青蘇澥於沿海州縣榜諭如獲高麗貢物輒敢隱藏指揮後十日不盡首許人告十分給三分賞犯人計贓加凡盜二等隣保知而不糾減犯人二等 賜保州錢千五百緡給犒設

戊子詔審刑院刑部斷議官自今歲終具嘗失入徒流罪五人以上或失入死罪者取旨連簽者二人當一人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職州縣官展考或不與任滿指射差遣或罷本年斷絕支賜去官不免先是熙寧十年嘗

詔歲終比較取旨而法未備故也 詔秦鳳路勇敢依  
廊延路以百人為額隨正兵訓練每季升降仍依諸軍  
都教頭格簡試收補

己丑高麗國謝恩兼進奉使柳洪副使朴寅亮等百二

十一人見於垂拱殿賜物有差

要錄云初高麗國人常至明州商販詔發運使

羅拯經畫拯遣人浮海往諭其國王於是八貢

命知制誥張瑄詳定郊廟禮

文 詔世經等五人先以趙居逆節緣坐勒任朝叅今

累經赦宥宜聽以見降官赴起居 白虹貫日

兩紀並書

庚寅命檢正中書戶房公事蔡京兼編修諸路學制

詔都官員外郎知大理寺丞葉武送審官東院以御史

中丞李定劾奏武同賈種民劾蘇頌種民增移事節而

武不能察故罷之

二年四月乙丑大理少卿塞周輔丞葉武賈種民同黃頴鞠事并此年二

月巳未  
壬戌

手詔勒停人前梓州司戶叅軍姜適狂妄上

書請還復大行太皇太后可保萬歲比令有司主管供

給以驗其方而逾所期日卒無少效罔上惑衆法固宜

誅以其情非有他特示寬貸可除名勒停郴州編管適



辟穀自謂有長年術館于金明池其方不驗故也 詔  
京西差禁兵二百人守大行太皇太后陵 江淮發運  
司乞自洪澤以南至龜山蛇浦以北創開新河詔權管  
勾都水監丞陳祐甫再相度計工以聞

辛卯于闐國大首領阿凌典桑溫等來貢方物 詔國  
子監莊田屋租並隸逐路轉運司開封界提點司依錢  
穀數認見錢歲送監 羣牧司言牧廢監租課等錢共  
百一十六萬緡有奇詔羣牧使韓縝副使張誠一並賜

銀絹各三百餘共賜錢五千緡令樞密院均給官吏  
太常丞充集賢校理黃廉上編修南郊增損式

壬辰詔羣牧廢監及諸軍班牧地租課積年逋欠遣太  
常博士路昌衡祕書丞王得臣與逐路轉運司開封府  
界提點司案租地依嚮原例定租課據歲輸之物酌三  
年中界為準及合納租見錢付逐司為年額若催趣違  
滯以擅支封樁錢法論

癸巳熙河路經畧司言邈川城主溫納木扎爾頽沁遣首領

阿道等款塞乞補官職詔補溫納木扎爾沁為會州團練使邈川蕃部都巡檢使溫錫沁為內殿崇班溫僧拉摩為右班殿直並邈川蕃部同巡檢阿道為本族副軍主僧羅卜藏為羅斯結族都虞候月給茶帛有差

新舊紀於歲末乃書

溫納木扎爾沁內附

詔給歸明人宮苑副使儂智會全俸以智

會年老有功也 禮院言大行太皇太后啟最故事前三日在京禁樂祔廟畢仍舊所過州府縣鎮候虞主回京仍舊又言明道中山陵文字首稱莊獻明肅皇太后

莊懿皇太后即是當年一時之議別無經見今大行太  
皇太后雖已有謚號然山陵未畢俟掩皇堂題虞主去  
大行稱慈聖光獻太皇太后祔廟題神主稱慈聖光獻  
皇后並從之 三司言發運司歲發頭運糧綱入汴舊  
以清明日自導洛入汴以二月一日今自去冬汴水通  
行不必以二月為限從之 豫章郡王宗諤不覺家婢  
燒圻屋三百間詔釋其罪 白虹貫日

此從新紀蓋已  
丑癸巳兩日皆

然舊紀但  
書巳丑

二月丙申詔權同判司農寺太常博士周直孺陞一任  
丞主簿各減磨勘三年仍賜銀絹有差以修司農勅成  
也詔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日聽高麗使陪位并  
館伴所言高麗使柳洪等乞遇奉慰入寺觀燒香比羣  
臣服黑帶從之仍以帶賜之

己亥詔大行太皇太后皇堂創為地宮非嘉祐治平故  
事安厝梓宮須別為規度可命都大提舉修奉宋用臣  
專一管勾

辛丑命輔臣祈雨 詔改諸王宮侍講為講書 太子  
中允館閣校勘范鏜為監察御史裏行 岐王顥言府  
知客西京左藏庫副使李真致仕乞錄其孫為三班借  
職有司謂其孫於法止得陳乞差遣詔依法 河東都  
轉運司言憲州靜樂縣民請射石神慢坡塢荒地千餘  
頃置弓箭手五百人歲輸租米三千石今據靜樂縣尉  
案行止有百二十三頃即今林木蕃茂乞禁采伐養成  
良材以備官用從之

壬寅提點永興軍等路刑獄駕部員外郎王孝先知邠  
州孝先上淤田營田司自熙寧七年至十年費錢十五  
萬五千四百餘緡此事當考不知淤田費用與孝先知邠州有何關涉今但依實錄附此當考詳朱本云

事小削去

詔高麗進奉使五日一赴崇政殿起居

班常起居後

癸卯命權御史中丞李定判國子監張瑬管勾國子監  
范鏜同蔡京編修諸路學制 詔國子監罷書庫官復  
置主簿增監廚使臣各一員增歲賜公使錢并舊為千

緡太學正錄三年為任通計六考聽改官三考與循資  
并增巡宿剩員并舊為二百人並從看詳學制所請也  
乙巳權御史中丞李定言朝廷更置大理寺設官數十  
專治諸司獄訟所以防冤滯省刑罰也卿丞皆典獄之  
官理當躬親聽治比聞公事多委丞訊鞫而卿則畧引  
問而已至于增損情節卿或不知竊恐前後斷獄不能  
無濫欲望改易官吏修立成法選擇其人而付與之不

聽朱本簽貼云前史官以言者有斷獄不能無濫之語故載於此以明上聽之失緣無施行亦無冤滯文字



照據刪去新本已復存之案定所言蓋指蘇頌呂  
公著獄也獄官後皆被責罰朱史刪去殆私意耳 詔

司農寺借坊場錢十萬緡給開封府教大保長之費以  
銷減退軍六指揮請受錢償之

丙午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審官東院章惇為右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

兩紀並書

知陳州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安

燾知審官東院仍為濮安懿王夫人遷護使 三司言

駙馬都尉李瑋昨責授郴州團練使陳州安置誤給見  
任團練使俸祿當追納詔蠲之 詳定朝會儀注所言

唐尚書戶部主貢物大朝會則陳之國朝舊儀元正朝  
賀所陳貢物僅存其名蓋有司之闕謹稽案圖誌推原  
州郡物產之所宜輕重多寡稍為條次又言夏書冀州  
以帝都入穀不貢異於餘州唐書地理志京兆河南府  
皆有貢今開封府雖不列於諸州亦宜復土貢並從之  
仍詔貢物應買者給省錢偶無者聽以他物代並遞夫  
傳送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  
河道甚有濶處水行散漫故多淺澁乞計工料修狹從

之後用臣上狹河六百里為二十一萬六千步詔給坊場錢二十餘萬緡仍伐並河林木以足稍樁之費

五年十月

畢工

丁未詔權御史中丞李定兼職頗多宜罷詳定重修編敕以安燾代之詔六宅使高陽關路副總管兼河北第六將丁贊訓練有勞復帶御器械令赴闕以梓夔路鈐轄東上閣門使王光祖代之

戊申高麗使柳洪以國主之命貢日本國所造車賜詔

答之洪以禮諸侯不貢車不敢與貢物同進而館伴使以聞詔許之乃進御史中丞李定知制誥張璪李清臣並為翰林學士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權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同修起居注罷御史改知諫院屯田員外郎劉宗傑權發遣三司都勘理欠憑由司宗傑言昨任京西轉運判官日案發鄧州官吏鞠斷私醢酒富民事及改換文案所坐罪未當乞下御史臺或差官看詳詔御史臺看詳以聞三司使李承之等言三司負羣牧

司券馬廩費錢百二十八萬二千七百緡自熙寧五年  
至元豐二年費三司芻粟錢五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  
緡外合償錢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二十緡奉詔蠲其半  
猶負錢三十八萬二千五百六十緡下三司限三年撥  
還自元豐三年後三司歲當償羣牧司券馬廩費錢二  
十一萬三千七百八十緡除芻粟錢六萬四千六百九  
十緡外計錢十四萬九千八百緡詔歲以十萬緡償羣  
牧司餘特除之初自熙寧五年後歲四月至八月京師

諸班直諸軍馬不出收歲費三月芻粟自五年至元豐二年為錢五十一萬餘緡三司請取於羣牧司既命官校定而羣牧司歲罷券馬以嘉祐五年六年八年治平二年三年四年熙寧五年七年八年九年通計之歲省三司錢二百萬緡計所費芻粟錢外定三司當償羣牧之數

庚戌詳定禮文所言謹按記曰薦其血毛腥其俎鄭氏曰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又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

道也孔穎達曰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告全者言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中外皆善也蓋當納牲之時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以血毛詔於室故國語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未嘗有以血毛與肝膋俱燔者也今親祠太廟儀注諸太祝取毛血奠於神坐既而取毛血肝膋出戶燔於爐炭毛血與肝膋俱燔此則誤也當改正儀注云諸太祝以毛血薦於神坐訖徹之而退其舊

制燔毛血伏請除去又薦血之器禮所不載惟周官玉  
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鄭氏注曰古以槃盛血  
以敦盛食賈公彥曰槃以木為之以珠為飾按特牲少  
牢皆無敦盛血之文然則取血以告殺當以槃盛之也  
唐崔沔議亦曰毛血盛於槃宋書志南郊以二陶豆盛  
毛血開元禮開寶通禮及今儀注皆以豆盛之禮豆盛  
菹醢登盛羹而已其薦毛血當以槃乞於舊文改正從  
之

三年二月十六日依奏

又言謹按儀禮尸九飯主人進聽嘏少



牢饋食禮尸十一飯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食魚  
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  
嘏於主人周禮膳夫祭祀徹王之胙俎說者謂若特牲  
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司几筵  
祀先王胙席鄭氏曰胙讀曰酢謂祭祀及主受酢之席  
尸卒食王醕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戶內  
為疏義者亦曰在戶內之東西也今儀注親饗太廟飲  
福位乃詣東序又俟八室俱一獻訖受胙並不應古義

伏請諸廟各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于戶內之東西  
面皇帝親行三獻禮成於此受嘏詔候廟制成日施行

三年二月十  
六日詔書

辛亥祕閣校理何洵直言按禮遂適殯宮三虞鄭氏曰  
虞安也既葬迎精而還祭之於殯宮以安之士虞禮云  
側亨於廟門外廟則殯宮之謂也凡宮有鬼神曰廟故  
說者以虞卒哭在寢春秋左氏傳曰反哭於寢杜預云  
既葬日中自墓還虞於正寢蓋古者之葬近在國城之

北故可以平旦而往日中即虞於寢所謂葬日虞弗忍  
一日離也後世之葬其地既遠則禮有不能盡如古者  
今大行太皇太后葬日至第六虞自當行之於外如舊  
儀其七虞及九虞卒哭謂宜行之於慶壽殿且虞以安  
神卒哭以告祔必就殯宮蓋即其平生居處之地則神  
靈之所憑依而來寧故也又按士虞禮主人醢尸之後  
有亞獻三獻大畧與饋食禮同其所變於吉者吉事尚  
左此則尚右如設洗于西階西南及陳鼎于西階前之

類是也唐儀注虞祭大尉亞獻如不親行事則宗正卿  
亞獻光祿卿終獻皇帝素服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羣官  
皇親諸親皆素服臣以為虞祭當用亞獻終獻如親祠  
其服宜比附參酌施行又按春秋公羊傳曰虞主用桑  
何休注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後漢書志亦曰桑木主  
不書諡夫粟主書諡為禘祫之時別昭穆若虞主瘞于  
兩階之間則諡安用書舊儀題虞主伏請罷之下禮院  
以為洵直所引虞禮乃士禮左氏傳乃諸侯之禮若朝

廷禮則經無所見况嘉祐治平故事並虞于集英殿宜  
如近詔虞主回奉安於集英殿又餞尸醢尸並為事尸  
之禮後世既不設尸難用此禮宜且仍舊又嘉祐治平  
故事虞主已不書諡今欲如洵直所請從之

三月四日  
奉安虞主

于慶  
壽殿

甲寅大行太皇太后發引上自慶壽殿步導梓宮且行  
且哭至宣德門外立班俟時號慟不絕聲王珪等及雍  
王顥曹王顒更進開釋不能止百官士卒感慟悲咽高

麗使至於出涕靈駕既行上衰服還內百官辭靈駕於  
板橋退改常服入門明日詣閣門進名奉慰又慰皇太  
后于內東門上自庚戌不視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至祔  
廟乃御前殿 命翰林學士李清臣權發遣開封府時  
錢藻為山陵頓遞使故也 詔聞京東京西河北河東  
陝西路闕雨其令轉運司訪名山靈祠委長吏祈禱  
權御史中丞李定請知諫院舒亶同結正周沃事從之

周沃事初在二年八  
月此年八月責官

丁巳命輔臣祈雨 詔自今奏舉太常博士先取所業  
進入

已未禮院言慈聖光獻皇后祔廟前二日告天地社稷  
太廟皇后廟如故事至日奉神主先詣僖祖室次翼祖  
室次宣祖室次太祖室次太宗室次太宗皇帝懿德皇  
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次饗元德皇后慈聖光獻皇后異  
饌異位異祝行祔謁之禮次真宗室次仁宗室次英宗  
室禮畢奉神主歸仁宗室如此則古者祔謁之禮及近

代徧饗故事並行不廢從之 詔罷提舉教習在京馬

軍所初熙寧十年三月詔入內副都知王中正提舉教

習馬軍至是中正言教習及三年各已精熟故罷之

熙寧

十年三月八日始差中正  
此年三月十一日當考

詔光祿寺丞權發遣大理

寺丞賈種民衝替知大理卿崔台符少卿楊汲權監察

御史裏行何正臣各罰銅十斤大理初鞠陳世儒獄并

治世儒妻李母呂氏嘗干其叔父公著請求於知開封

府蘇頌公著未嘗以語頌而種民挾情於上殿劄子增



易語言事節傳致其罪公著自辨移御史臺推治時頌  
已坐孫純事謫知濠州追還參對得實種民坐罪而正  
臣嘗坐監勘與台符汲各不舉察故也

并正月庚寅是  
月壬戌四月丁

酉

辛酉判司農寺李定等乞開封府界諸縣鄉村第四等

第五等戶敷出役錢不聽

朱史簽貼云役錢隨所在民  
力敷出戶多民富則出錢不

至第四第五等而已足戶少民貧則須出至五等各不  
同李定所言非是兼不施行合刪去新本云此可見李  
定小人搖克之態復存舊文今從新本又舒亶傳云亶  
判司農寺朝廷推行新法亶言役法未均責在提舉官

神宗曰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陝右來者欲盡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夫衆擎易舉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朝廷立法但欲均爾卿可更講求以聞按賣判司農在元豐四年宣傳云云已附見四年六月今復注此可證其妄也

詔權三司使李承之

知制誥王安禮各罰銅十斤安禮嘗提舉三司帳司與

承之互奏帳司事不當故也

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戊午令李定等根治

壬戌詔以國馬未備令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物力戶自買馬牧養坊郭戶家產及三千緡鄉村及五千緡養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須

四尺三寸以上及八歲以下令提舉司注籍仍先下逐路具民戶家業第等及各養馬數以聞從王拱辰請也

戶馬從王拱辰請朱墨本同常考六月二十七八月二十又二十七本志云又有物力戶養馬今者自元豐三年詔以國馬未備其令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物力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戶家產及三千緡鄉村通及五千緡以上者並養馬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及八歲以下至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七年二月七日罷

詔知濠州祕書監集賢

院學士蘇頌歸班羣牧判官都官郎中龐元英送審官東院大理評事呂希亞贊善大夫晏靖並衝替頌坐前

知開封府鞫陳世儒事而元英詣頌伺問頌嘗酬對但  
言其情狀極醜惡刑名未可知法寺當頌元英以不應  
為從重希亞靖亦嘗伺問後坐報上不實始頌鞫世儒  
獄具輒為法官所駁或謂頌欲寬世儒夫婦上詰頌且曰  
無縱有罪頌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諭之使重詔移獄  
於大理大理因言頌嘗受呂公著請求遣官即訊於濠  
州而世儒獄又移付御史臺頌自濠赴臺置對御史曰  
君素長者必以親舊之情不能違速自言毋重困辱頌

曰誣人以死不可為若自誣以得罪雖甚重不敢避遂  
手書數百言付獄吏上覽奏牘疑之詔御史求實狀御  
史反覆究治無得乃詰大理獄吏所得公著請求之說  
吏窮吐實由此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辭為之也今其  
藁尚在取而視之信然於是種民抵罪而頌得辨明猶  
坐酬對元英等為泄獄情故罷濠州

此據元符詔旨內蘇頌附傳及曾鞏墓銘

刑修四月四日當參考

詔權發遣提舉京西北路刑獄胡宗回

罰銅十斤免衝替坐越職治提舉司事也